

史記 朝鮮列傳 斟證

王 叔 岷*

集解：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案朝鮮實錄 英宗實錄卷一一四云：『朝鮮之稱，見於中國史者，以有汕水，故曰朝鮮。載於東史，則曰東表曰先明，故曰朝鮮。』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

索隱：『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而自王之。』

梁玉繩志疑云：『漢書攷證齊氏（召南）曰：滿，姓衛。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戰國時，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正補此傳之缺。』

瀧川資言考證云：索隱，漢書上疑脫後字。今本漢書無此文。

案漢書朝鮮傳云：『朝鮮王滿、燕人。…… 稍役屬真番、朝鮮。…… 王之。』本史記。後漢書云：『燕人衛滿擊破準而王朝鮮。』與索隱所稱漢書較合。齊氏節引後漢書之文，又見三國志魏志，惟準作淮。（淮蓋準之省，俗亦省作淮。）朝鮮實錄世宗實錄卷一五四地理志云：『唐堯戊辰歲，神人降於檀木之下，國人立爲君，都平壤，號檀君，是爲前朝鮮。周武王克商，封箕子於此地，是爲後朝鮮。逮四十一代孫準時，有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人，來奪準地，都于王險城（即平壤府），是爲衛滿朝鮮。』（參看成宗實錄卷二一四，『唐堯戊辰歲，』作『甲辰歲。』）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郭塞。

集解：『徐廣曰：番，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索隱：『「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徐氏據地理志而知也。番音潘、又音盤。汗音寒。如淳云：「燕嘗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

案北宋景祐監本、黃善夫本、武英殿本集解皆無番字，且在正文真番下。番無緣作莫。竊疑集解本在正文真字下，所謂『一作莫』者，謂真字一作莫耳。莫乃真之誤，真、莫隸書形近，往往相亂。偶檢王念孫淮南雜志「漢昭」條，引此文，並引徐廣注作『真，一作莫。』是矣。漢書鄣作障、通典邊防一、通鑑漢紀十三並同，障、鄣正、假字。酷吏列傳：『居一障間。』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本漢書張湯傳師古注，惟彼正文、注文障並作鄣。）又黃本、殿本索隱，並作『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

*新加坡 南洋大學講座教授， 中文學

：「玄菟，本眞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案通鑑胡注：『高祖十三年。』三乃二之誤。綰反，入匈奴，在高祖十二年。即高祖崩之年。詳史記漢書高紀、史記盧綰傳、及荀悅漢紀四。通鑑漢紀四亦同。

魑結蠻夷服。

考證：漢書『魑結』作『椎結』，解見陸賈傳。

案通鑑亦作『椎結』。陸賈傳：『尉他魑結箕踞見陸生。』荀悅漢紀四作『椎髻』。唐趙玘長短經霸圖篇注結亦作髻。漢書陸賈傳師古注：『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渡涓水，

案漢傳渡作度，通鑑同。渡、度正、假字。下文『方渡涓水』，『遂不渡涓水』，漢書亦作度。

都王險。

集解：『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

索隱：『韋昭云：「古邑名。」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應劭注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

考證：『杜佑曰：平壤即王險城也。』

案通鑑注引韋注古作故，義同；又引應注作『遼東有險瀆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考漢書地理志下，遼東郡險瀆縣應注云：『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即通鑑注所本。索隱所引，改『滿都』爲『舊都』耳。黃善夫本、殿本索隱，並無『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九字，蓋因已見於集解而略之；又遼東下並有有字，與通鑑注引合。考證引杜說，本漢傳王先謙補注引沈欽韓說。又御覽七百八十引此文，並有注云：『王險、地名。』漢書李奇注亦云：『地名也。』

無使盜邊。

案御覽引作『母使侵盜邊。』漢傳無亦作母，母與無同。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

案御覽引得下有以字，通鑑同。漢傳亦有以字，惟作目耳。

至孫右渠。

正義：其孫名也。

案漢傳師古注：『右渠者，其孫名也。』即正義所本。

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

正義：『後漢書：「朝鮮有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

考證：『慶長本標記云：「正義本衆作辰。」張文虎曰：「宋本衆作辰。案漢書作眞番、辰國。」蓋即後漢書所謂辰韓者也。然此作『旁衆』，於文義亦通。』凌稚隆曰：「擁讀曰壅。一本作雍。」』

施之勉札記云：『景祐本、黃善夫本並作辰。張森楷曰：「柅本衆作辰。漢傳無旁字。』御覽七百八十引擁作雍。』

案通鑑衆亦作辰，注引師古注：『辰國、即辰韓之國。』漢傳擁亦作雍、通鑑同。師古注：『雍讀曰壅。』壅塞字正作邕，擁乃攤之隸變，雍乃離之隸變。擁、雍並借字。壅，俗字。又正義所稱後漢書三韓，亦見魏志。惟今本後漢書弁韓誤升辰，王先謙集解引王會汾，惠棟並有說。

漢使涉何譙諭右渠，

索隱：『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

考證：譙，各本作誘，今從索隱本。

施之勉云：御覽引作譙。

案漢傳亦作譙，（通鑑作誘。）師古注：『譙，實讓也。音才笑反。』即索隱『音才笑反』所本。說文：『譙、嬈諂也。』不訓讓。方言七乃云：『譙，讓也。』又黃善夫本、殿本索隱、說文上並有『誘，一作譙。』四字，蓋因正文作誘而妄加也。

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辰。

施之勉云：漢書御作駁、御覽引亦作駁。

案『何去』句。『至界上』句。『臨浪水』句。駁，古文御。

即渡，馳入塞。

案御覽引渡下有水字，漢傳同。

從齊浮渤海，

案御覽引從作自。

先縱敗散。

案『先縱』句。『敗散』句。縱謂出戰也。

未能破自前，

案漢傳略『自前』二字、通鑑從之。

天子爲兩將未有利，

案御覽引將下有軍字。

願降。

案御覽引願作欲。

及饋軍糧。

案御覽引饋作餽，漢傳同，師古注：『餽亦饋字。』饋、餽正、假字。

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

案爲猶有也。

宜命人毋持兵。

考證：楓、三本、漢書命作令。

施之勉云：御覽引命作令。

案通鑑命亦作令，義同。

乃前至城下，

案御覽引乃作迺，下同。漢傳作迺。迺，古乃字。乃即迺之俗變。史記故本乃多作迺。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

案御覽引『守城』二字倒，漢傳同，守字屬下讀。

悍乘勝，

案悍，一字句。『乘勝』二字句。說文：『悍，勇也。』

左將軍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

考證：漢書卻作隙。

案通鑑卻亦作隙，隙、卻正、假字。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

考證：『王念孫曰：朝鮮二字，蒙上文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軍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無此二字。』

施之勉云：通鑑亦重朝鮮二字。

案『不肯心附樓船。』承上『左將軍』言之。不上自不當有朝鮮二字。通鑑本史記，已誤衍朝鮮二字矣。漢傳能作得，能猶得也，陳丞相世家：『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記纂淵海五二引能作得，莊子列傳：『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高士傳能作得、並能、得同義之證。又考證引王說、『兩將』下誤衍軍字。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

考證：意，疑也。漢書私作和，誤。

案漢傳師古注：『意，疑也。』漢傳私作和，王先謙補注云：『史記和作私，是。此形近誤。』(通鑑亦作私。)並考證所本。

及使衡山諷降右渠、

考證：楓、三本及作又。漢書作乃、非是。

案吳昌瑩經詞衍釋五、有及與又、乃同義之說。惟及、乃形近，亦易相亂。審乃亦有又義，項羽本紀：『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乃馳猶又馳也。則漢傳此文及作乃、似亦不誤。

山使不能割決，

案漢傳制作顧、師古注：『顧與專同。』制亦與專同。

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

正義：征，漢書作正，爲是。

梁玉繩云：『漢傳作「正之」、通鑑攷異曰：史記征字誤。』

案通鑑從漢傳征作正，漢傳說征爲正耳，征非誤字。征有正義，孟子盡心篇：『征之爲言正也。』

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韋注：『征，正也。』並其證。

具以素所意告遂，

考證：意字承上文。

施之勉云：『楊樹達曰：意，疑也。』

案意字承上文『心意』之意而言，漢傳師古注訓爲疑者也。

而以節召樓船將軍，

案通鑑而作乃，義同。

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

考證：楓、三本命作令。

案漢傳命亦作令，麾下作戲、捕作縛、師古注：『戲讀與麾同。』御覽引此文麾下亦作戲、捕亦作縛。

『執捕，』複語，通鑑略捕字。

天子誅遂。

考證：『通鑑考異云：漢書『誅遂』作『許遂』，案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執樓船爲非，漢書誤。』

案通鑑從史記作『誅遂』，是也。考證引考異說，本梁氏志疑。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呾，

集解：『漢書音義曰：「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呾。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呾音頰。』

索隱：『應劭云：「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也。」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宰相、路人，名也。」呾音頰、一音協。』

梁玉繩云：『相韓陰，漢書作韓陶，說在建元表。

考證：『……愚按漢書韓陰作韓陶，通鑑從史記。』

施之勉云：『御覽引作韓陶。孫奕示兒編曰：「劉歆七略云：古文或誤以陶爲陰。」』

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韓陰同。漢書表。傳並作韓陶。御覽引此文作韓陶，與史記建元表不符；並引漢傳師古注云：『相路人，一也。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呾、四也。呾音頰。』御覽引此節之文，多與漢傳合；兼以引漢傳注驗之、竊疑所引乃漢傳文、而標史記之名耳。又景祐本、黃善夫本、殿本集解，皆無『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呾』十六字。黃本、殿本索隱，並無『應劭云：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也。』十七字，『其國』下並無

宰字，映下並無『音煩』二字。考證漢書云云，本建元表梁氏志疑。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

案漢傳與下無戰字，王氏補注引王念孫云：『史記與下有戰字，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竊疑與下戰字，涉上『戰益急』而衍。
。通鑑本此文，已衍戰字矣。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

集解：『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

索隱：案漢書表云長路、音各。子最，路人子也，名最。

梁玉繩云：長，一作張路，說在表。

考證：『錢大昕曰：降字當連上爲句，長路，右渠子名也。功臣表作長路。小顏注漢書，謂『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道，故謂之「降相」，妄之甚矣！下文「長爲幾侯」，長下亦當有降字。』

案長路連讀，右渠子名。下文長下當有降字，錢說極是！御覽引路人下無之字，漢傳同。集解長路，殿本作長路，路乃路之誤。惟史表本作張路，漢表同，如梁說。長、張古通，莊子山木篇：『擗其枝而王長其間。』釋文：『長，本又作張。』即其比。景祐本、黃善夫本集解，長路並誤長路。殿本集解『音各』下，更有『索隱：路音姑落反。』七字，考建元表索隱：『韋昭云：路，姑落反。』殿本、或即移彼索隱於此與？又黃本、殿本索隱，並略『案漢書表云長路，音各。』九字，作『最名，路人之子也。』

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

集解：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

案漢傳作『故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武帝紀亦云：『目其他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即集解所本。御覽引此文爲下有『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八字，疑所據乃漢傳文也。漢紀十四、後漢書、通典、通鑑皆舉四郡之名。朝鮮實錄世宗實錄亦云：『定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隸于幽州。』

封參爲濊清侯。

集解：『韋昭曰：屬齊。』

索隱：『參，濊清侯。韋昭云：「縣名，屬齊。」顧氏濊音獲。』

案建元表濊清，索隱：『表在齊。濊音獲，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梁氏志疑云：『漢表在齊，蓋即齊畫邑、水經注廿六作濊，索隱本無清字。濊音獲、音乎卦反者非。』又黃善夫本，殿本索隱，並無『參，濊清侯。韋昭云：縣名，屬齊。』十一字。

陰爲荻直侯。

集解：『韋昭曰：屬勃海。』

索隱：『陰，荻菰侯。晉灼云：「屬勃海。」荻音狄。菰音子餘反。』

梁氏志疑所據湖本荻作萩，云：『萩，一作荻，說在表。』

案景祐本荻荻同。黃善夫本、殿本荻並作萩，索隱作『萩音秋。』建元表荻荻，索隱：『音狄蛆。表在勃海。』梁氏志疑云：『漢表在勃海。方輿紀要云：「城在慶雲縣東，城下有荻荻河。（慶雲，今屬天津府，漢勃海南皮縣地。）荻字節古、索隱音狄，而史朝鮮傳作荻，索隱本引傳仍是荻。班馬異同引史表又作萩，舉漢書東方朔及貨殖傳，以為即楸之證。漢書列傳直作秋，豈荻、萩同為蒿名，可以通用邪？（爾雅「蕭荻」，釋文作荻。）抑字形相近，遂致舛譌邪？』漢傳王氏補注云：『史記秋作萩，同。表作荻，誤。』秋乃萩之省，荻為萩之誤，萩、荻非通用字也。又殿本集解勃作渤，俗。黃本、殿本索隱，並略『陰，荻荻侯。晉灼云：屬勃海。』十字。索隱『荻音子餘，反。』本漢傳師古注。

啖為平州侯。

索隱：『啖，平州侯。韋昭云：屬梁父。』

案建元表平州，梁氏志疑云：『漢表在梁父。』又黃善夫本、殿本並略索隱。

長為幾侯。

索隱：『長，幾侯。韋昭云：縣名，屬河東。』

案長下當補降字，上文錢大昕已有說。建元表幾，梁氏志疑云：『幾為六國時魏邑，趙世家「廉頗攻魏幾」是也。故漢表在河東。（湖本索隱譌東為南。）』戰國策趙策三：『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亦可證六國時幾為魏邑。又黃善夫本、殿本索隱，並略作『幾，縣名。』三字。

為涅陽侯。

索隱：『最，涅陽侯。韋昭云：屬齊也。』

梁氏所據湖本涅作溫，云：『溫乃涅字之譌。』

考證：『陳仁錫曰：「監本涅作溫，誤。」愚按楓、三本作涅。漢書亦譌作沮』

施之勉云：『通鑑作涅。胡注：涅陽縣，屬南陽郡。』

案黃善夫本、殿本涅亦並誤溫。漢傳誤沮，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作涅，王念孫雜志有說。建元表涅陽，索隱：『表在齊，志屬南陽。』梁氏志疑云：『漢志在南陽，則表言在齊，誤。』通鑑注謂『屬南陽郡。』從漢志也。又黃本、殿本並略索隱。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弃市。

考證：楓、三本徵作微，計作言。

案徵、計二字，漢傳、通鑑並同。楓、三本徵作微，微乃徵之形誤；計作言，言乃計之壞字。

黥布列傳：『使人微驗淮南王，』集解：『微，一作徵。』亦二字相亂之例。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索隱：『蘇林曰：洌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考證：『漢書洌口作列口，樂浪郡有列口縣。梁玉繩曰：「此與漢傳同。而漢表云：『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爲城旦。』罪狀與此不同。入竹贖罪，亦奇。』』

施之勉云：景祐本、黃善夫本作列口。

案梁氏志疑所據湖本，洌口亦作列口，殿本同。黃本、殿本索隱亦並作列口，與漢傳蘇注合。據索隱單本作洌口，則其所引蘇注，亦必改作洌口。蓋索隱引書，例改字以就正文，此類是也。漢傳記樓船將軍罪狀與武帝紀同，本史記。（漢紀、通鑑亦並本史記。）漢表則別有所據，蓋兼存異說耳。又考證『樂浪郡有列口縣。』本漢傳王氏補注引齊召南說。

悔失番禺，乃反見疑。

考證：『余有丁曰：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反驅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降之爲己功也。』

案余說詳南越列傳。

荀彘爭勞，與遂皆誅。

考證：荀彘見南越傳。

案荀彘不見於南越傳。考證蓋誤楊僕爲荀彘耳。

（1972. 5. 18. 初稿）

A Textual Criticism of Chao-hsien chüan, Shih chi 115

by Shu-min Wang

Chao-hsien chüan of *Shih chi* is a brief history of Sino-Korean relations mainly exis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Korea, which territory covered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present China, during one century roughly from 200 B.C. Emphasis is laid upon expeditionary war prompted by the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against Chao-hsien for couple years from 109 B.C.

Being one of the earliest records about ancient Korea *Chao-hsien chüan* is quite highly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aterial by students of Korean history, although it has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racticed by the Han China.

This paper is written as a part of this writer's textual criticism of *Shih chi*. As problems of ancient Korea are dealt with in *Chao-hsien chüan*, the writer tried hard to refer to materials produced through Korean side such as the *Yi-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Through such reference two important facts are brought to light, that is to say, the meaning of Chao-hsien and administrative dependency of the four counties to Yuchou, which may locate the four counties farther north of the Yalu River as some historians assert.

It is note-worthy that names of the four counties do not appear in *Chao-hsien chüan*. The names first appear in *Han shu* which was written about one century later than *Shih chi*. Problem of the four counties still remain to be studied more carefully.

The Emperor Wu enfeoffed a few fellows who regarded meritorious in bringing Chao-hsien to subjugation under him, and locations of invested fiefs are proved to be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China without exception through the efforts of later commentators. The writer believes that this fact also has some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ino-Korean relations.

Textual variations and corruptions are handled carefully with reference to various texts, of *Shih chi* and its commentaries, other books of history, reference books concerned, and results of later studies throughout dynasties. Reference books like *T'ai-p'ing yü-lan*, *Pei-t'ang shu-ch'ao* and *Chi-tsan yüan-hai* are especially proven to be helpful in this study.